

說 帥

龍 宇 純

說文中部說：

帥，佩巾也。从中，自聲。悅，帥或从兌。

以上所引為大徐本，小徐《繫傳》作：

帥，佩巾也。从中，自聲。悅，帥或从兌聲。

古今韻會舉要四質引說文，自字下有聲字，其下又有「徐曰今借為將帥字」，為小徐語，可知韻會所引說文就是繫傳，有聲字仍然是小徐的本子。

從大徐本，以帥从中自，悅从中兌為會意字，自來不得其解，所以段氏注說文，這裏便以小徐本為據，說大徐奪了聲字。各家無異說。

說文：「自，小阜也。」大徐音部回切，小徐音部魁反，都以為自即是俗書堆的本字，帥字字書、韻書有所律切和所類切二音，^(一)金文帥字作自^(二)。帥和帥字的聲母完全相同。在聲母上來說，帥从自聲是可信的。韻母呢？沒有韻語可以直接證明自和帥字古韻到底屬於何部。就說文說歸字和迨字从自聲看，自的古韻應在微部，後由自和帥字發展至切韻時的讀音看，也可以說帥的韻母古代也在微部。因此小徐《繫傳》帥從自聲之說，自來為學者所深信。至於或體悅字，自來都音始蒿切，讀音和帥字迥異而為帥字的重文，又是一個問題。在討論帥字以後再說。

但是，如果用金文和小篆比較，可知問題並不如此簡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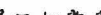
金文帥字常見，今就金文編所收者彙錄如下：

- 一、虢叔鐘作帥，師望鼎，單伯綏鐘同。
- 二、史頌簋作帥，史頌鼎，叔向簋，秦公簋同。
- 三、番生簋作帥，井人鐘作帥，同。
- 四、毛公鼎作帥。

五、晋邦重作賦。

六、師虎蓋係肺。

七、录伯篋作歸。

金文各體雖然互有不同，總括的看，可以說他們在結構上分兩部分：左半的昌、昌、𠂔、日、昌，和右半的𠂔、𠂔、𠂔。左半和小篆的昌相當，右半和小篆的中相當。金文帛字作，布字作，說文說帛布二字都从中，可見金文大部分帥字右旁所從即是中字，與小篆同（右旁從𠂔或𠂔的仍是中字，說見後）。但是，在字或从𠂔的帥字，進字、宣字和歸字都常常見到，他們的形狀如下：

- 一、啟字作 𠂔 王鼎、作 𠂔 善夫亮鼎、作 𠂔 啟鼎、作 𠂔 仲父父鼎、作 𠂔 禮公壺。
二、師字作 𠂔 毛公鼎、作 𠂔 仲師父鼎、作 𠂔 師高簋、作 𠂔 大簋、作 𠂔 師通鼎。
三、遼字作 𠂔 頌鼎、作 𠂔 仲遼父簋、作 𠂔 都公鍾、作 𠂔 也簋、作 𠂔 周公簋。
四、官字作 𠂔 頌鼎、作 𠂔 無東鼎、作 𠂔 師奎父鼎、作 𠂔 博盃、作 𠂔 王官簋。
五、歸字作 𠂔 弟伯簋、作 𠂔 夫簋、作 𠂔 歸子、作 𠂔 歸簋、作 𠂔 歸盃。
(三)

顯然這些自字和金文艸字右旁所從的不是一字。

金文𠂔字左旁所從的到底是什麼字，一時雖不能認定，但是我們却可以看出：鯨虎簋𠂔字左旁的日與录伯簋、競叔鐘𠂔字左旁的昌和昌，無疑是“一與二”的關係；而其餘史頌簋、番生簋、毛公鼎等𠂔字的左旁與录伯簋、競叔鐘𠂔字左旁，只是“一聯一斷”的不同而已。確定了他們之間的關係，便不難作進一步的追究了。

案：金文戶字作日，或作日^(四)，門字作門^(五)，或作門^(六)。戶與門的關係是“一與二”的。
 師虎簋助字所從的日與戶字形同，魯伯簋、虢叔鐘等字的昌或昌^(六)，也正是兩扇戶的樣子。戶字是金文中唯一和助字所從的日形相同的，其他連形近的也沒有了。我們自不妨認定金文助中的日就是戶字。昌或昌可能是二戶的繁縟重疊，如同敗字又作敗^(六)一樣，可能就是門字，不過門為兩扇相對，通常寫着二戶相向的樣子，這裏或者因為字形勻稱或其他緣故而把二戶重疊了起來。其他從昌的則是把二戶寫連起來了的。

那麼金文𠂔字不能是形聲字了，因為倘若所從為戶，戶與𠂔的聲母雖然可以用“所”字從戶”來解說，但韻母上一個魚部一個微部，就絲毫不相干了。又倘若所從為門，門與𠂔的韻母雖然可以解釋為微部和文部“陰陽對轉”（案：其實所謂𠂔字古韻在微

於三峰，四字雖有作三的，五字以上却不作重疊的橫畫，而三字後來亦完全廢而不用。
 鬚、鬚^(七)、鬚、鬚等字只作上二下一或上一下二，不作橫三或豎三之形，為的都只是這一道理。如此實例甚多，不能盡舉。且再看幾個可以比較的情形。第一、金文道小子簋有鬚字，前人都不能認識，現在我們有了這一觀念，便可知他就是小篆衛字中間所以的鬚字，只因為單獨寫時若寫作鬚，便顯得太高，又如寫成衛字時寫作衛，便又顯得太寬。所以單獨寫時作鬚，寫衛字時作衛。又我們以韋字韋鼎作參看，可知鬚也即是圍字，只因為作鬚太寬了，所以當字從口的時候，便把韋字寫在口的中間，當字從丌的時候，便把丌字寫在韋的旁邊，都因時制宜，不拘一格。第二、說文說：「梳，所以理髮也。从木，疏省聲。」倉頡篇說：「靡者為比，粗者為梳。」釋名說：「梳，言其齒疏也。一比，言其細相比也。」急就篇顏師古注也說：「櫛之大而齒疏者謂之比，言其齒稀疏也。小而細所以去蟻蝨者謂之比，言其齒密比也。皆因其體而立名也。」古書梳字多用疏字為之，顯然梳就是疏字加木的後起字，如同比後來作篦一樣。但是梳字始終沒有作「梳」的，而硬把不應該省去的部分省去，為的也只不過是三體並列覺得過寬而已。從這些例子，我們可以充分看出，我國文字是如何的講求字形的勻稱的了。現在，我們對於帥字所以始終不見從門作「𠂔」的，可以不覺其怪了。

然而，金文帥字所以不作「𠂔」而把右邊一扇門在左邊重疊起來，原因實不止此。我們知道，帥是一個會意字，他需要在一中一門之間把中懸於門右的真實情形（包括中的位置，和他對於門的大小比例，）充分表達出來。根據我們日常生活，手中總是掛在比較高的地方，有些人家把手中掛在門後面，也總是儘可能的掛得高高的，這種行為非常自然，並不要經過詳密的考慮然後如此。想來古人「設悅於門右」亦不例外，即是說他們也是把中設於門的上端的。那麼我們替古人設想，假如把帥字寫成𠂔或𠂔，並不是不足以把這一事的真實情形表達出來。但是這種圖畫意味甚濃的文字，終難保存得長久而普遍。所以特別把兩扇門重疊起來，因為左旁的增長，即等於右旁的縮小，中懸於門右端的樣子便多少容易保存了。金文帥字差不多一律的右小於左，尤其師望鼎的帥，單伯鐘的帥，便是二戶重疊的功效。然而他們又那裏想到：因為這樣的重疊，日子一久，發生了多次變化，後人竟根本不知道帥字左旁所從的為門字了呢！

X

X

X

帥字本從中在門右會意討論完了，現在把帥字古韻的問題討論如下。

自來古韻學家對於帥字的古韻，總是根據小徐繫傳「帥从自聲」把他訂在自聲同部。如段氏六書音均表繫帥聲於自聲之下，即其例。然而自聲之說既不足恃，自當另作討論。

案：說文說帥悅為一字，前引禮記內則所記之事與金文帥字形相吻合而所用為悅字，更可見帥悅確為一字。關於帥字的古韻問題，當然可以就悅字去追究的。

兌聲之字古韻在祭部，詩野有死麕篇說：

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悅兮，無使卷也吠。

悅與脫、吠叶韻，可證明悅字確在祭部。那麼帥字古韻亦當在祭部了。

不過，問題似不如此簡單。我們知道，除去字書而外，經傳中凡佩中字用悅，而凡帥字都是用為將帥或帥導之義，前者音始銳切，後者音所類、所律二切。二字不僅意義不同，讀音亦迥異。根據說文所說，經傳中的帥字為衛或逵的借字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原來率聲之字古韻不在祭部，他們是屬於微部的。帥悅二字一個借為逵，一個不借為逵，是不是表示帥和悅的讀音根本便不相同呢？

對於這一問題，我的答復是：帥和悅既確然是一個字，原來帥字一定讀與悅字相同，他們所以然在經傳中的用法如此劃然不紊，讀音亦迥然不同，一定是因為帥字被借為衛或逵字以後所演成的現象。在文字裏很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例子，如同巨與矩⁽¹⁾本來是一個字，但是在經傳裏，凡規矩字只用矩，而巨字只用為巨大或庸巨之義。他們的讀音，矩字廣韻在慶韻，俱兩切，巨字在語韻，其呂切，也不相同。又如金文裏母和毋為一字，說文却分釋為母子字，毋為禁止之詞，聲音上母讀武扶切，毋讀莫后切。根據武扶切的音讀，母字古韻應屬魚部，而詩經母字與之部字叶韻，古韻則在之部。又如求字，說文說是裘的象形字，然而求字在經傳裏始終只作求索講，衣裘字則永遠用裘，廣韻雖然二字同讀巨鳩切，詩經的裘求字總是與幽部字叶韻，裘字則總是和之部字叶韻。⁽²⁾這些同樣的例子，充分告訴我們：帥悅二字一個借為逵，一個不借為逵，那是不足成為問題的，因為那純然是一種習慣，沒有道理可講，問題只在於祭部

的帥字可否假借為微部的銜或連字了。

這一點，下列幾種情形足資證明那是可以的。

第一、詩經小雅小弁篇說：

范彼柳斯，鳴蜩嘒嘒。有漙者淵，萋萋淠淠。譬彼舟流，不知所屆。心之憂矣，不遑假寐。

以嘒、淠、屆、寐叶韻。嘒字古韻在祭部，淠、屆、寐三字古韻在微部。又大雅瞻卬篇說：

瞻卬昊天，則不我惠。孔填不寧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

惠與厲、瘵叶韻。惠字古韻在微部，厲、瘵二字古韻在祭部。以上是叶韻中祭、微二部互有接觸的證據。

第二、說文肉部說：

𦠔，血祭肉也。从肉，帥聲。脾，𦠔或从率。

脾字从率，也是以率為聲的。又經傳中誤字說說文作𦠔，云「从虫，帥聲。」與𦠔或作脾相同。以上是諧聲中祭、微二部發生關係的明證。尤其正是率聲和帥聲有關的絕好證據。

第三、說文耳部說：

𦠔，無知意也。从耳，出聲。讀若擊。

出聲古韻在微部，擊字古韻在祭部。又口部說：

啍，小飲也。从口，率聲。讀若啟。

啟字古韻在祭部。以上為讀若中祭、微二部互有接觸的明證。

現在，我把對於帥字古韻的意見扼要寫出：那個作佩中講的帥字古韻當與悅字同在祭部。不過，假如要把那作為銜或連借字的帥字訂在微部，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
四十八年七月于南港。

註 釋

- (一) 玉篇帥部：「帥，今為將帥字，卽山律、山類二切。」廣韻至韻：「帥，將帥也，所類切，又所律切。」山律、山類二切與所律、所類二切實同。
- (二) 如克鐘：「東至于京自。」京自卽京師。孟鼎：「古喪自。」喪自卽喪師，義為失眾。大自吏良父段的大自卽大師。
- (三) 所引自、師、遄、官、歸等字古文俱見金文編。
- (四) 金文未見單寫的戶字，但見於啟、聲、庫、聲等字所从偏旁。所引二形前者見虢匜集字，後者見叔鐘啟字。
- (五) 前者見寔段，後者見頌鼎。
- (六) 數字見南疆鉅及說文。
- (七) 暨字見王卣尊，醫字見醫旬鼎。
- (八) 所以二字各本無，此據段氏所增。
- (九) 說文行部：「衡，將衡也。从行，率聲。」又走部：「遄，先導也。从走，率聲。」
- (十) 說文工部：「巨，規巨也。从工，象手持之。𠄎，巨或从木矢。矢者，其中正也。」經傳省𠄎作矩。
- (十一) 詩葛覃叶否、母，葛藟叶湊、母、有，將仲子叶里、杞、母，小弁叶梓、止、母、裏、在，沔水叶海、止、友、母、……
- (十二) 詩關雎叶流、求，漢廣叶休、游、求，常棣叶哀、求。
- (十三) 詩終南叶梅、衷、哉，七月叶經、衷，大東叶來、衷。